



少年鲁迅的故事

新蕾出版社

年·文·库

童年文库

南京市龙江小学



B0026096

少年鲁迅的故事

何启治

丁卯、45

18

新蕾出版社



《童年文库》
少年鲁迅的故事

何启治

*

新蕾出版社出版
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4.75 插页3 字数93,000

1981年8月第1版 1981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0,000

统一书号：R 10213·74 定价：0.44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情文并茂、真实感人的传记故事。

它既写出了少年鲁迅的生活和成长，也写出了少年鲁迅所处的时代和环境。既写出了少年鲁迅和他同时代一般少年的共性，更写出了少年鲁迅的鲜明个性和他的“赤子之心”。通过本书，不仅可以看到一个有血有肉、栩栩如生的少年鲁迅的形象，许多耐人寻味、发人深思的少年鲁迅的故事；而且，还可以看到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，从而使读者得到启迪，受到教育……

全书二十章，既有内在联系，又可各自成篇。文笔朴素流畅，生动活泼，并有浓厚的抒情色彩。它不只对广大青少年读者大有裨益，对鲁迅研究工作者也有参考价值。



鲁迅一九三〇年九月摄于上海

書近。以一八一至
一九一為止。秀才。世叔。經學。脚注。一。此
書。實有祖述的而立。故曰。但繼父教民傳之而已。近來讀了。十
二。歲。便已熟。讀了。三年。多。讀。圖書。

自得朝

壬午年，周之憲
至國之西邊游
的，其號稱一職。回到上海，其一嘗仰慕先生，但因為景華_和自由大同會
國民黨在廬州我
一嘗尊崇景華之說，
六年九月高齡的年
三十

行你有三萬十枝身二年，行女清一年，回轉化一年，圓事一年。

APP	堂考前本和芦草画集	六十
SSI	“长西宋公合头歌谣”	八十
ESS	“良不善芸芸矣离，泉繁不慕春安土”	九十二
PER	久文子表	十二
BBT		三

目 录

一 出入当铺和药铺之间的孩子	1
二 第一个师父	9
三 “猫是老虎的先生”	16
四 长妈妈和太平军的故事	20
五 百草园，充满魅力的乐园	25
六 从“三哼经”到《二十四孝图》	30
七 一次扫兴的远行	38
八 社戏·渔火·罗汉豆	44
九 “和花鸟并不一样”	53
十 三味书屋和“老寿先生”	56
十一 迎神赛会·女吊·无常	65
十二 来自“海边”的朋友	76
十三 变 故	83
十四 二进三味书屋	90
十五 “蟋蟀一对，要原配……”	99
十六 别了，故乡！	108

十七	乌烟瘴气的水师学堂	116
十八	“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？”	122
十九	“上穷碧落下黄泉，两处茫茫皆不见”	129
二十	赤子之心	134
	后记	144

目 录

1	子落雨同玉树黄叶散坐人出	一
8	父朝金一席	二
31	“虫声曲里秋来早	三
68	春是山里深大呼得得为	四
85	国乐曲中惊散东一国草百	五
98	《团牛山十二》惊“盛事三”从	六
86	升平此兴村太一	七
53	豆又翠，火红，嫩好	八
76	“种一不善良苏咏”	九
87	“虫声春晓”吓墨牛和三	十
28	雷子，帝女，会稽钟鼓	十一
57	爱魔曲“世游”自未	十二
88	姑，婆	十三
98	墨客朱三和二	十四
99	“……痴原叟，秋一歌敲”	十五
801	（参见“丁鹤”）	十六

一 出入当铺和药铺 之间的孩子

杭州湾南岸，在富饶美丽的江南水乡，有一个古老的城市绍兴。城外，青葱苍翠的会稽山脉蜿蜒起伏，远处，汹涌澎湃的钱塘江潮惊涛拍岸，宽广的绍兴平原上，纵横交错的河汊在阳光下泛着银波。城里，除了粉墙青瓦的高楼大院，还有许多破旧的民房鳞次栉比地杂错其间，这里是封建官吏、财主豪绅和各种行业的劳动人民聚居之地。这古老的城市，就是我国伟大的革命家、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的故乡。——二千多年前，它是我国春秋时期越国的都城；少年鲁迅在那里生活的时候，它是清王朝统治下的绍兴府城；辛亥革命以来，则是浙江省绍兴县县城；而如今，则是浙江省绍兴地区专署的所在地。

一八九五年早春的一天，有个垂着长辫、衣着单薄的十四、五岁的男孩，抱着母亲的首饰和过冬的皮袄，急匆匆地往东咸欢河沿的恒济当走去。天刚麻麻亮。正是春寒料峭的天气，河汊的水面上还飘散着灰蒙蒙的、雾似的水气。他一边走，一边抬眼望了望街上匆忙往来的行人——仿佛都是些忙着赶路的穷苦人：赶到锡箔作坊去做工的锡箔师傅，靠出力气混饭吃的轿夫、菜农、小贩……，还有些衣着破旧、手里拿着布包

袱的人，则显然和自己一样，也是赶到当铺去换钱过日子的人。反正，这里没有一个穿戴华丽的阔人——这大清早，财主们都还在暖被窝里享清福，不等到日上三竿，怎么会爬起来呢！这孩子想着重病的父亲正等着自己到当铺去换了钱来买药吃，再也不敢怠慢，不觉抱紧了手里的包袱，脚底下也自然加了把劲。他快步向前走着，身上慢慢热起来，额角上也渐渐添了一片细碎的汗珠。不久，就赶过了一个蹒跚前行的老婆婆，又赶过了一位干瘦的大嫂子和一个须发斑白的老汉，终于来到了东咸欢河沿的恒济当门前。这当儿，他习惯地望了一眼那粉白的影壁——那上面，斗大的“恒济”字号之下，一个比桌面还大得多的“当”字赫然在目，仿佛在张着血盆大口，要把人们吞到肚里去似的。他无奈地进了这坚固的墙门，又走过一个小门，便来到一排异乎寻常的高大的柜台前。大约普通身材的成年人，才可以勉强看得到柜台的台面吧，而这个显得有点瘦弱的孩子，仰起头来也只能看到柜台里面当铺伙计那一副傲慢的脸孔。

柜台边，是一双双干瘦的、青筋暴突的手，苍白、稚嫩的手，以及各色各样的衣服，大大小小的包袱。这孩子便也毫不迟疑地加入了这杂乱的行列。只见他踮着脚，高举着两手把衣物递到几乎比他高一倍的柜台上去，然后在带着侮辱与轻蔑的吆喝声里接了当票和不多的一点鹰洋^①和铜板。他的小嘴嗫嚅地动了一动，却终于没有说出话来，只是低头细看那当票，他仔细地辨认那比狂草还难认的当票字，这才看清楚那半新的皮袄已经被写成了“羊皮烂光板女袄”，银首饰也成了低银一类的东西。

① 鹰洋：即英洋，墨西哥银元，币面铸有鹰的图案。鸦片战争后曾大量流入我国作为流通的一种钱币。泛指银元。

西了。他心里明白，如果到期能把东西赎回来，不光要付很高的利息，就是皮袄因当铺保管不善而霉坏了，也无话可说的，人家早已封定它是“烂光板”了嘛！他正愤愤不平地嘀咕着，耳边忽然听见了大声的吆喝：“你开什么玩笑？！都是些破烂，不当！”原来是路上遇见的那个老婆婆，当铺伙计刚打开她的包袱，便立即捏住了鼻子，一面喝骂，一面连包袱和破旧衣服一股脑儿推下柜台来。老太婆哀求着。这孩子难过地皱着眉头。但眼前，他实在顾不得这许多了——想起卧床不起的父亲，耳边仿佛还听得到他那痛苦的呻吟。这孩子便赶快收起这一点钱，又急急忙忙跑到大云桥的光裕堂药店去，从跟他一样高的柜台上给父亲抓药。

这出入于当铺和药铺之间的孩子，就是少年鲁迅。

其实，鲁迅并不姓鲁。他姓周，“鲁迅”是他三十八岁时，在《新青年》月刊第四卷第五号（一九一八年五月）上发表小说《狂人日记》时第一次使用的笔名，以后就成为他最通用的名字了。

绍兴城内应天塔东北，跨过都亭桥，有一条东西横街，叫做东昌坊口。它大概以西端的十字街口到东头的张马桥为界，和覆盆桥相联接，新台门周家就住在十字街口与覆盆桥之间。所谓台门，其大小结构本无一定。大的可以是雕梁画栋的宫殿式建筑，而小台门也可以只是一个四合房院而已。周家新台门是共有五进的包括几十间住房、书房、厅堂和其他杂屋的大房子，虽然不能跟达官贵人的宫殿式房屋相比，在那时也总算是有相当规模的高墙大院了。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（夏历八月初三日），鲁迅就诞生在这里，取名樟寿（到南京上学时改名树人），字豫才，是周家的长子。



。干涉胡塞民县，本意字：（人树泽

鲁迅的故家是一幢中式的二层楼房，石板台阶，白色花格门窗，前后都有石板铺的天井，古朴而幽静。

他的家庭，是一个开始没落、但当时还有相当地位和影响的封建士大夫家庭，也就是有封建功名的官宦人家。父亲周凤仪字伯宜，生于一八六一年一月，死于一八九六年十月十二日，他在考取秀才后便一直不得志地闲居在家，是个忧国忧民的读书人。母亲姓鲁名瑞，绍兴乡下安桥头村人，是曾任户部主事的举人鲁希曾（号晴轩）的女儿，生于一八五八年一月三日，死于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二日。她虽然没有读过书，却通过自修达到了能够读书看报的程度。母亲勤奋好学的精神，一直鞭策着少年鲁迅努力学习。他以后起名“鲁迅”，母亲姓鲁也是一个原因。

少年鲁迅的家里，除了父母，还有祖母和曾祖母等十多岁，是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。祖母，是宋代著名爱国诗人陆游的故乡鲁墟镇人。她很幽默，尤善诙谐，常给侄儿、孙子们猜谜语、讲故事。什么“老虎的师傅是猫”呀，白娘娘水漫金山寺呀等等，这些故事从小给鲁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

祖父周福清，字介孚，生于一八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，死于一九〇七年七月十三日。他中过进士，是翰林院的庶吉士——按明清的官制，翰林院设有庶常馆，从新进士中选拔文学书法优异的人入馆学习，就叫做庶吉士。他们经过考试可以提升，或派到外省去做知县。这翰林院，如果借用今天的不一定很准确的说法，就是大约相当于社会科学院一类的最高级研究机构，庶吉士也就是相当于研究生一类的人。鲁迅的祖父当过翰林院的庶吉士，后来也曾奉派到江西去做知县。鲁迅出生的时候，祖父正在北京做内阁中书。这内阁，按今天的说法，也

就是大约相当于国务院这样的机构。这里设中书若干人，专管拟稿、记录、缮写、翻译等秘书一类的工作。鲁迅的祖父是一个喜欢高谈阔论地批评别人的老人，常常从慈禧太后、光绪皇帝骂起，一直骂到不成材的子侄小辈。但对子侄儿孙们的学习教育，比起同时代的许多封建家长来，他还是比较开明的。比如，他在给孙子们的字条里，就指示他们“初学先诵白居易，取其明白易晓，味淡而永。再诵陆游诗，志高词壮，且多越^①事。再诵苏（东坡）诗，笔力雄健，辞足达意。再诵李白诗，思致清逸。……”这些意见，在以读经书、习八股^②为正途的封建科举时代，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了。

但是，在鲁迅十三岁那年（一八九三年）秋天，祖父为料理曾祖母的丧事回家，因受族人之托向乡试主考买通关节，事情败露，被判“斩监候”（等秋后砍脑袋处决），关进了杭州府狱。第二年冬天，父亲又吐血病倒了。

鲁迅这一支的绍兴周家，原籍湖南道州。他们迁移到浙江绍兴来，至鲁迅这一代，已有十四世。这中间，周家房族曾经有过“购地建屋，设肆营商，广置良田”的兴旺局面（见鱼《回忆鲁迅房族和社会环境35年间（1902—1936）的演变》）。

就在鲁迅诞生以后，他家里也还有四、五十亩水田，祖父又做着小京官，可以说是个不愁生计的小康之家。但到祖父入狱和父亲病重以后，祖父在杭州狱中要用钱，父亲看病又要用钱，

① 越：周朝国名，原在今浙江东部，后来扩展到江苏、山东。这里的越事指家乡的事。

② 八股：指八股文，明清科举考试时所用的一种文体。它用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中文句命题，并规定一定的格式：每篇都必须按次序分为“破题”、“承题”、“起讲”、“入手”、“前股”、“中股”、“后股”、“束股”八个段落；后面四段是正文，每段分两股，两两相对，合共八股排比对偶的文字，故称八股文。

一家人的花销也得用钱，而那时家里剩下的二十来亩地，收的租谷仅够一年的吃食费用，哪里应付得了这许多开销呢？！在这样没有办法的时候，只好去求救于当铺。这就是作为周家“长男”的鲁迅不得不奔走于当铺和药铺之间的因由。

这时候，正当鸦片战争之后五十多年，中经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，直到一八九四年爆发中日甲午战争，清军一败涂地。这几十年来，接连不断地发生帝国主义列强侵略、瓜分中国的事件，而腐败无能的满清王朝，对内是残酷地镇压革命运动，对外则一味地卖国求和，签订了从《南京条约》到《中日马关条约》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。帝国主义列强分裂了我们的国土，划分了各自的“势力范围”，还从沿海到内地开辟了几十个通商口岸，并在上海、汉口等十几个城市中划定了租界^①。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欺凌，满清封建专制制度的压制，使我们的祖国从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，使中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。

鲁迅的少年时代就是生活在这样可悲的、国破家败的境遇里。

这一切，深深地震动了少年鲁迅的心。他尝到了穷苦的滋味，渐渐明白了社会的不平和黑暗，直到二十多年后，他在《呐喊·自序》里还深有感触地说：“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，我以为在这途路中，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”。以后，他又在给别人的信中，十分坦率地说：“我的祖父是做官的，到父亲才穷下来，所以我其实是‘破落户子弟’。不过

^① 租界：帝国主义利用不平等条约强行在我国城市划出的作为外侨“居留和经商”的一定区域，是帝国主义国家对半殖民地国家进行各种侵略和罪恶活动的据点。

我很感谢父亲的穷下来，……使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。”

（1935年8月24日致萧军信）

仙因归向文部省府当奉事不相不正曾面“我身”
太助庶熙表接会中，予送十近景本革勋吉源当由，勿仰寄
一革者，毛姑平甲日中农墨学四市人。阿木，吉源命革固天平
始少室接旨，表想都好而照民义主国帝。○根其友。此翁观
半朝因革半武治商鉴会其事使从属用随口要事。书半苗固中农
。中立非次凶滩火照木人削另人固中革，更互命
此翁如斯宋物同，前悲伊样欲育青半景兼外和平史尚长者
。是
夷翁首农丁既尝期。小陌虽看平心下底舞娘紫酒，因一女
直融，言半度十二既直，翻黑眸平不函会井口白肥薄酒，和人望研聚人填小从斯音”，新歌醉舞青碧浪里《农自·舞神》
。且固夏南人皆见音以何脚头，中古欲益宣式因竟，必能歌因
歌且父唱脚舞”；新歌率既合十；中古诗人歌全音又歌，歌如
斯不，“杀子只落财”或炎其舞烟酒，来不谈木梁父度；曲官
等日原“剪者首更知出波斯通通九野”；及古道歌李子抵律文字初歌，其声
等即本乐歌学研研歌各音歌集即为指子抵律歌文字初歌，此好歌一曲“剪者

— 4 —

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。作为封建士大夫家庭的头一个男孩子，鲁迅的诞生成了周家的大喜事；他，自然也就成了全家十分钟爱的小宝贝。

就当时的条件来说，他家里为他种了牛痘，这确实是非同寻常的事情。那是在他大约两、三岁的时候，在一个春暖的日子里。在那个时代，包括西方医学在内的现代自然科学虽已传入我国，但是和人民的生活可以说还很少发生什么关系。尽管早在三百年前，中国已经发明了种牛痘，但即使在绍兴这样的城镇里，当时种牛痘的人也还是很少的。别说许多人根本不相信种牛痘的功效，就是你愿意种牛痘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般须得等到一定的时候，等城里临时设立起施种牛痘局来，才有种痘的机会。而鲁迅的父母，却是设法把医生请到家里来为他种牛痘的。

这一天，家里郑重地举行了种痘的仪式，堂屋的中央摆了一张方桌子，系上红桌帷，还点了香和蜡烛，由父亲抱了鲁迅坐在桌子旁边。医官长着一张胖而圆的脸，红红的，戴着一副墨晶的大眼镜。这在小孩子看来，实在是一副怪模样，何况他又说着那种听不明白的“官话”。种痘，自然要点浆；要点浆，自然就要在手臂上动刀子划上那么几下。鲁迅并不觉得怎么